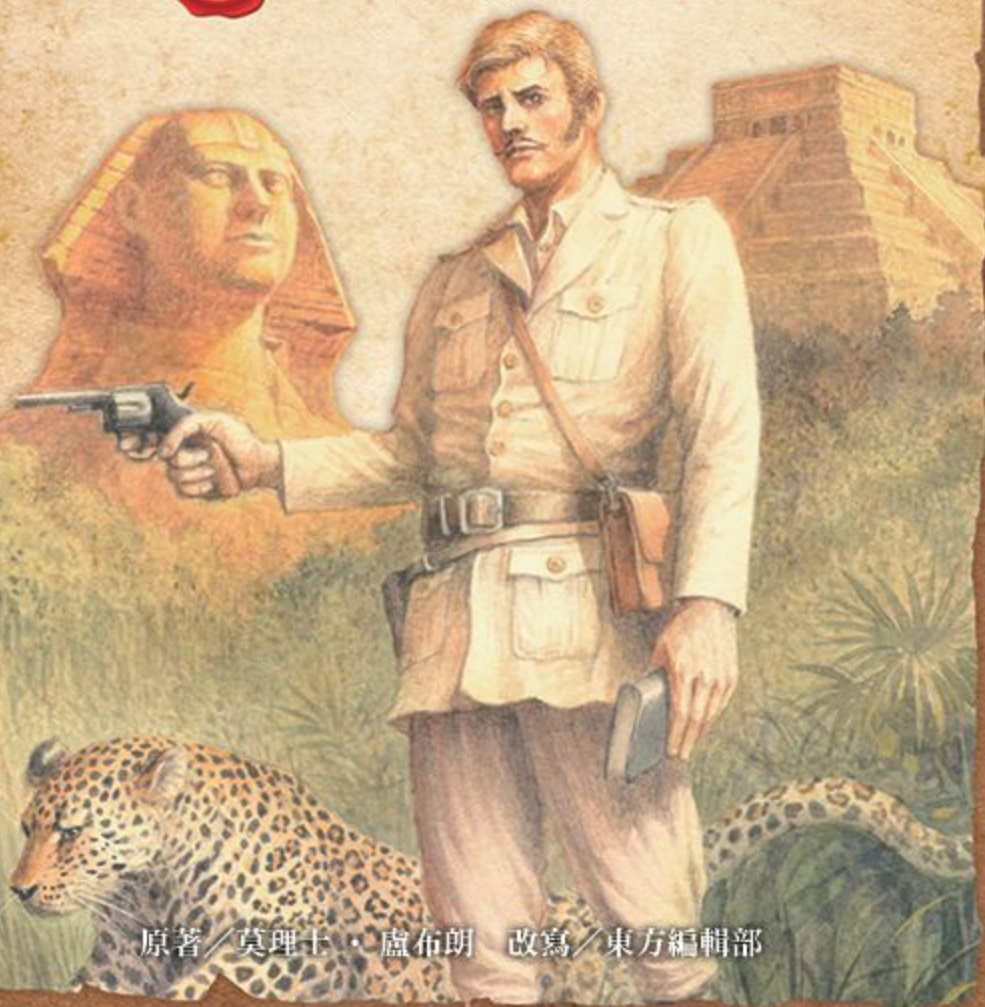


Arsène Lupin

亞森·羅蘋傳奇

之 金字塔的祕密



原著／莫理士·盧布朗 改寫／東方編輯部

目錄

第一章 跑馬場裡的神祕扒手

- 形跡可疑的警官 · 07
- 戴假面具的夫婦 · 12
- 上當的人 · 18
- 妖婦和大壞蛋 · 20
- 電話告密 · 25
- 意外的救星 · 28
- 少女的身世 · 31
- 一張密圖 · 36

無影無蹤的小偷 · 45

樹上的稻草人 · 50

聖經 · 57

愛麗賽被拐走了 · 63

黃金匕首上的徽號 · 65

老人的話 · 72

黑人帝國的神祕 · 74

第三章 到尼羅河上游

神祕紳士的神祕 · 79

兩組駱駝隊 · 86

羅蘋走投無路 · 90

第二章 侯爵家徽的神祕

三句話 · 41

叢林裡的神祕老人 · 95

奇特的圖形文字 · 100

老人之死 · 102

年輕土著 · 107

兩把匕首 · 112

意外重逢 · 147

脫逃 · 149

綠色金字塔 · 152

第五章 地下大寶藏

火攻 · 157

地下石牢 · 159

白種人女王 · 163

黃金項鍊 · 167

火光中的美少女 · 170

面具下的真面目 · 172

奇怪的神像 · 176

第四章 在金字塔下

土著帝國的王子 · 117

足跡的氣味 · 123

人面獅身像巨岩 · 128

豹人 · 135

地下迷宮 · 138

大地震 · 144

目錄

第六章 美麗的國土法蘭西

- 怪聲音的秘密 · 179
- 青色的獸人神像 · 187
- 石門上的禿鷹 · 190
- 一扇青銅門 · 192
- 地下的俘虜 · 194
- 燈火熄滅了 · 199
- 血紅的明月 · 202
- 獵豹守墓 · 205
- 羅蘋的惡作劇 · 212
- 美麗的巴黎 · 217

Arsène Lupin





跑馬場裡的神祕扒手

👑形跡可疑的警官

觀眾席一片叫囂，場面非常混亂，好幾萬名觀眾擠爆全場，有的笑，有的忿忿咒罵，瘋了似的。遠遠看過去就像一鍋煮沸的湯。

這是巴黎郊外的大跑馬場，第五場賽馬剛剛落幕，結局大爆冷門。大家看好的名馬——力賽，竟落到第三名；誰也瞧不起的珂羅那卻一躍勇奪冠軍。

「什麼東西，混帳！」一名臉色鐵青的觀眾把「槓龜」的馬票撕得粉碎，用力扔到地上。這人一定輸了不少錢。

那些手裡揮舞著馬票，急切奔向領錢窗口的人，想必是押了珂羅那，中了大



獎。有人贏了不少錢，有人輸得一屁股債，跑馬場就是這樣一個悲喜交集的地方。

第五場賽馬就在跌破眾人眼鏡的情況下收場。接下來雖然還有兩場，但那是沒什麼大輸贏的冷門比賽，觀眾紛紛起身湧向出口。

混亂中尼古拉東鑽西竄了半晌，終於擠到出口處。在那兒，有人朝他的胸口撞了過來。尼古拉急忙伸手按住胸前的口袋。

「沒事吧？」他的太太安娜跟在後頭，擔心的問。

「沒事。我很小心，畢竟這不是一筆小數目。」尼古拉湊近太太的耳邊低聲回答。

「真是的！你幹麼帶那麼多錢來湊熱鬧？那可是我們所有的財產。」

「我知道，妳別囉嗦了。」

「這會兒我們還中了大獎，你那個破舊的皮夾不夠裝吧？」

「妳說得對。不過我今天不是帶舊皮夾，我有預感會中大獎，所以換了一個新皮夾。」

尼古拉的手按著鼓鼓的口袋，得意的笑了起來。

「噢，是真的嗎？我以為你只有舊皮夾。」

「我早把它扔進櫥櫃不用了。三年前買的二手貨，雖然是摩洛哥皮製成，上面還有燙金圖案，可是髒了，燙金也快掉光了。儘管那家舊貨店的老闆誇說那只皮夾是從某個侯爵家搜購來的，但是再有來頭的東西，用到破破爛爛，也只好丟了。」

尼古拉夫婦和他們的姪子賈百里是跑馬場的常客。他們三人總是一起行動，在觀眾席裡惹人注意，當然販售馬票的人也認識他們。

尼古拉的暗紅的臉上蓄著茶褐色絡腮鬚，又戴了一副墨鏡，五官看不清楚。他的眼睛失明，在觀眾席上上下下時，總由太太或姪子攙扶。他手上經常拿著一根粗手杖，職業是按摩師。

他的太太安娜長相標緻，打扮樸素，身上都是過時的衣物，不大引人注意。看上去是個溫和的女子。至於他們的姪子賈百里，年約十八、九歲，身材瘦高，皮膚白皙，加上秀氣的眼睛和金色鬚髮，看起來就是機靈模樣。

他們在第五場賽馬中了大獎，散場時，好不容易才跟大家一樣擠出人潮。到了場外，尼古拉打算點一支雪茄放鬆心情。



「喂，老兄。」有人從背後拍了拍他的肩膀。

尼古拉趕緊回過頭。他太太安娜告訴他，那人是高級警官。這從他的制服和胸前的銀製胸章便能看出來。

「這是你的嗎？」

警官遞給他一只金殼手錶。盲眼尼古拉接過錶，用手摸了摸。

「嚇，是我的，錶上有我的名字縮寫——N·D，我是尼古拉·德古華。」

他說著，趕緊摸了摸口袋，確定皮夾還在才放心來。

「還有什麼被扒走的嗎？」

「沒有，皮夾還在口袋裡。奇怪，這錶怎麼會……」

「是在人群裡被扒走的。扒手抓到了，正扣留在跑馬場的警官臨時辦事處。請你馬上到辦事處作證，這只錶也得到那邊才能交還給你。」

尼古拉由太太帶路，跟著警官到辦事處，賈百里也在後頭跟著。

經過售票口時，人潮還是水洩不通。警官帶著他們三人從人潮的縫隙裡硬擠過去，同時叮嚀尼古拉要小心護住口袋裡的皮夾。

第六場賽馬就要開始了，售票口附近的人也愈聚愈多。他們四人終究還是被混亂的人潮衝散了。等安娜找到丈夫時，尼古拉正困在人群中似乎要被擠倒了。她趕緊過去扶他。

「警官呢？」尼古拉問。

「不見了。剛才我還看見他那頂帽子，現在連人影也沒瞧見。唉，擠成這樣實在誇張。我問你，錢還在吧？」

「別擔心。」尼古拉說著，伸手摸摸衣服內層的口袋。突然，他臉色一變。

「扒……被扒走了！」

「啊！五萬法郎全都……」安娜的臉色也瞬間發青。

尼古拉顫抖的手仍然緊按著口袋，可是口袋已經空了。

說來也真怪，鈕扣還扣著，怎麼會……他解開鈕扣，伸手進去摸口袋時，手指頭碰到硬硬的小東西。他把小東西拿出來給安娜看，是一枚銀胸章！正是剛才那名警官佩在胸前的銀製胸章。眼前的銀胸章閃著光，像在取笑他們：嘿，你的皮夾，我拿走了。



戴假面具的夫婦

光天化日下竟然有人栽贓給警察，豈不把警察當傻瓜，故意開玩笑嗎？警方恨得咬牙跺腳，卻一時想不出破案方法。為了保全聲譽，巴黎警察廳當然不能不設法揪出這名膽大妄為的扒手。

他們在巴黎市區和近郊布下了搜索網，動員了所有警力，大規模搜索。大名鼎鼎的刑警葛尼瑪在案發一開始也四處奔走、搜索、打聽，可是扒手的行蹤始終成謎，唯一的證物是丟棄在離跑馬場三公里遠的森林裡，那套沒有胸章的警官制服。

這時各報開始抨擊警方無能，巴黎市民對警察破不了案也怨聲載道。

另一方面，報紙和市民對多年積蓄被扒光的按摩師夫婦深表同情，有些善心人士還捐錢給按摩師。巴黎市民急切盼望早日破案，將竊賊移送法辦。可是竊賊到底是誰呢？

「除了羅蘋，沒有人有本事在轉眼間幹出這種大案子。再說，膽敢開警察玩笑的人，除了亞森·羅蘋，沒有第二個。」

巴黎大報〈盧坦報〉如此評論。全巴黎市民也相信這是事實，就連警方也這麼猜測。

案發一星期後，各報收到一封來自紐約的電報：

跑馬場的竊案不是我幹的。對於被抓走巨款的按摩師，我個人深為同情，已通知銀行，請他們替我送五萬法郎慰問。

亞森·羅蘋

第二天，電報在各報刊登。當天下午，拉斐德銀行的一名職員果真送了五萬法郎給尼古拉。

「看來羅蘋不是扒手。」

「俠盜羅蘋真是名不虛傳，平白送了那麼多慰問金給那個盲人，實在很了不起！」

「真不愧是俠盜，令人佩服。」



羅蘋的風評、人緣和風評變得更好、更加響亮了。可是，幾天後一個早晨，聖密雪爾街的一條小巷裡，尼古拉夫婦和姪子賈百里所居住的公寓，突然傳出一聲慘叫，全公寓的人從夢中驚醒。慘叫聲是從尼古拉房間傳出來的。

鄰居紛紛跑去關切。公寓管理員拿出鑰匙開了門，看到賈百里慘遭五花大綁，嘴裡塞碎布，人已暈過去。安娜則肩膀受傷，躺在臥室。

急救後，安娜先醒來。

「我的錢……五萬法郎……被強盜……」

她大叫幾聲又陷入昏迷，過了好一會兒才終於恢復意識。但肩膀受了傷，血流不少。

尼古拉不在家，他幾天前依照約定到鄰近市鎮替人按摩。有時他會留宿，有時當天回家，往返都由姪子賈百里陪伴。今天正是賈百里預定去接他回來的日子。

聞訊趕到的幾名警官詢問了事情經過，得知：

賈百里被一陣奇怪的聲音吵醒。屋裡的燈都熄著，他藉著窗簾透進的月光看到兩名蒙面人，嚇得叫出聲來。兩名蒙面人立刻纏住他的手腳，塞住他的嘴，把他

摔在地上。聲響驚醒了睡在隔壁房的安娜，她放聲尖叫，一名蒙面人衝過去將她按住，用破布塞她的嘴。另一名蒙面人敲掉衣櫥上的鎖，拿走裝著五萬法郎的皮夾。

「到手了，兄弟，快閃人。」他小聲說完便往外跑。

按住安娜的那人聽到夥伴通報，立刻放手。可是安娜死纏不放，還咬了他一口。那人氣憤的拔出匕首，朝安娜肩上劃去，還臨她一腳才轉身逃走。安娜就這樣昏了過去。

以上是安娜和賈百里在警方的證詞。

「裝著五萬法郎的皮夾有什麼特徵？是新的還是舊的？」警察問。

「是新買的皮夾。本來我家的所有財產都放在舊皮夾裡。我丈夫嫌舊皮夾太小，另外換了一個新皮夾，沒想到在跑馬場被抓。收到羅蘋的五萬法郎後，我又到附近店家買了一個新皮夾。那是茶褐色的真皮皮夾，上面刻有我丈夫的縮寫字母——N·D。」安娜一五一十回答警察問話。

「那兩名搶匪從哪裡逃走的？」

「從我們房間前的走廊衝下樓梯逃走的。我猜想，他們一定是從公寓的大門出



去。」賈百里說。

「不可能。雖然公寓大門夜裡沒上鎖，可是只要大門一開啟，警鈴就會響。清晨四點我已經醒了，根本沒聽到警鈴。」管理員反駁賈百里的推測。

公寓各處的窗戶都關得緊，又沒被破壞的痕跡，眾人對蒙面人進出公寓的路徑一無所知。難道他們像煙那般來無影，去無蹤嗎？或是公寓裡的住戶所為？

警方馬上展開調查，刑警葛尼瑪親自出馬到公寓徹查，天花板、地下室，公寓裡裡外外無一放過，卻連一枚可疑的指紋或腳印都沒採到。

「實在令人費解，真像羅蘋作案的手法。」在苦尋不著證據的情況下，葛尼瑪這麼認定。

報章雜誌都以「看不見的賊」、「無影無蹤的怪盜」來稱呼這些搶匪。

大家忙著調查時，尼古拉替病家按摩完畢，等不到賈百里去接，只好自己搭計程車回來了。

尼古拉回到公寓，聽他太太說完昨夜的搶劫經過，急得臉色發青，夫妻倆關上房門在裡頭密商。三個鐘頭後，賈百里有事找他們。他們先是繃著臉低聲說話，看

到賈百里立刻閉上嘴。

幾天後的傍晚，賈百里上街採買食物、日用品，回來時，看見公寓前的電線桿後方躲著人，那人不時抬頭窺視三樓。賈百里心想，這人也許就是搶走五萬法郎的歹徒，於是輕手輕腳的走過去。那人發現後，立刻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東張西望了一會兒就離開了。讓賈百里驚訝的是，對方竟是個滿頭白髮、上了年紀的女人。

賈百里覺得事有蹊蹺，趕緊去告訴安娜媽媽。沒想到安娜聽了，只是笑笑的在丈夫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尼古拉墨鏡下的眼睛用力眨了幾下。

「一定是那傢伙！」

「嗯，一定是他。」

賈百里走出房門，夫妻又開始小聲交談，還發出耐人尋味的笑聲。

「這下子，一定要那傢伙拿出一百萬法郎才罷休。」

「拿了錢還是不夠，我要揭發他的罪行，否則不甘心。居然敢開我玩笑，害我鬧出大笑話。」

安娜說完又呷呷笑起來，笑聲讓人心驚。平常看來溫柔的女子，這時卻判若兩

人。看來她在眾人面前的表現全是裝出來的。她實在比冒充警察的扒手更加邪惡。至於尼古拉的為人是好是壞，也令人無從捉摸。總而言之，他絕不是單純的盲眼按摩師。誰知道墨鏡下是藏著什麼樣的眼睛呢？

上當的人

第二天下午四點，兩個販賣日用品的商人在這家公寓前大打出手。公寓管理員的太太得知有人打架，跑出來看熱鬧時，有人趁機溜進了公寓。

這人飛也似的奔上樓，沒發出半點聲響，到了三樓，立刻按尼古拉家的門鈴。來開門的是賈百里。

「我是私家偵探馬波。你們這裡不是發生強盜案嗎？我得到一些重要線索，想跟府上的先生或太太見個面。」

賈百里盯著這人看，覺得很眼熟。

他們住的公寓有兩間套房，安娜正在裡邊那間坐著，卻不見尼古拉。

「噢？叔叔呢……」賈百里問。

「在廁所，有什麼事？」

賈百里說明客人來意，安娜吩咐他請客人進來。隨後賈百里回到外面那間套房，努力在腦海中搜尋，想知道在什麼地方見過這位客人，卻怎麼也想不起來。

客人告訴安娜他的姓名和來意。這時客人背後的衣櫥門打開來，尼古拉拿著手槍出現。他舉起槍柄，用足力氣，朝客人的後腦敲了下去。

客人大叫一聲，雙手捧住腦袋，倒地不起。

「嘿，真不中用！」

尼古拉說著，摘下墨鏡來。他哪裡是瞎子，兩隻眼睛狡猾的骨碌碌轉。他又從口袋摸出黑線般的東西。這根黑線捏在手裡只有一小團，伸展開來卻是一條五十公尺長的鋼絲。他就用這條鋼絲把客人緊緊網綁起來。

「哼，這就是你的下場！」

安娜塗滿口紅的嘴唇笑咧了，看樣子真是很高興。她用腳下的高跟鞋在昏迷的客人肩膀上踢了幾下。

尼古拉拉開衣櫥門，撥開櫥裡掛滿的西裝，卸下櫥後的木板，露出一扇密室。



他和安娜合力把客人拉進密室。

從衣櫥裡鑽了出來後，夫妻互使了個眼色，安娜便到前面那間房叮囑賈百里上街買東西。

賈百里回來後看到只有安娜和尼古拉，便問：「客人走了嗎？」

「剛走。你沒在門口遇到他嗎？」

安娜面不改色，神情自若的敷衍過去。

👑 妖婦和大壞蛋

第二天早晨，客人醒了過來，發現自己被鋼絲緊緊網著，關在一間暗室裡。沒窗，沒門，只有一盞小燈泡。

他低頭看了看腳上的細鋼絲，不覺笑了起來。原來是那些傢伙！這種細鋼絲除了比利時的鋼鐵匠，沒人會打造。它細如絲卻不會斷，用它製成的防彈背心，不但刀槍不入，就是一般子彈也打不穿。這種鋼絲造價不斐，在黑社會裡，通常比18 K金高出三倍價錢，市面上根本買不到。會使用這玩意的傢伙，一定就是那一夥

人的同黨。

我不會看錯的……那人想著。

「我跟這批傢伙終於到了短兵相接的關頭。」

想到這裡，隱約聽到輕微的開門聲，他動也不動的緊閉眼睛，等待強敵出現。

腳步聲輕輕逼近，他微微睜開眼睛，看到是安娜。

安娜陰陽怪氣的笑了笑，說：「怎麼樣？羅蘋，還舒適嗎？」

「哦！」那人張開眼睛。

「呵！呵呵！你受驚了吧？」

安娜鮮紅的嘴唇撇了一下。「冒冒失失到我們家，豈不等於飛蛾撲火？呵！沒想你居然也上當了，真替你感到慚愧。」

「為什麼這樣對待我？」

「因為要向你討回五萬法郎。」

「你說什麼？我不是叫拉斐德銀行給你們了嗎？」

「我們就是要向你討回五萬法郎。」



「少在我面前裝蒜。那個搶案明明是你們夫妻自導自演，向警局謊報的。你們的詭計是要博取世人同情，表示盲眼按摩師好不容易得到羅蘋的幫助，不料錢又被強盜搶走，夫人還受了傷。果不其然，同情你們的人又送來一大筆捐款。至於你身上的傷，那是你們自己割的，哪裡是被強盜殺傷的？」

「嘿，你在胡說什麼？」

「少來這套。我調查過，替妳醫治傷口的醫生收了你們一萬法郎，才肯證明傷口是匕首劃傷的。五萬法郎沒被偷，兩名搶匪進出公寓的路線，雖然葛尼瑪刑警花了不少心思偵查，我相信也查不出來，因為根本沒有搶匪來過。這兩名搶匪，一個是尼古拉本人，一個是他的手下。尼古拉假裝到郊外替人按摩，到了半夜，就帶手下回到公寓來。他身上有鑰匙，而且屋裡的情況和藏放五萬法郎的地點，他比誰都清楚。尼古拉和他的手下故意把妳和賈百里推倒在地，拿刀劃傷妳的肩膀，搶走那隻裝著五萬法郎的皮夾。第二天，他假裝不知情的坐計程車回來，聽妳一說，便順勢把案子張揚出去。」

那時，你們夫妻擺出驚慌、傷心的模樣，演技實在高明，真不愧是轟動全國的惡棍。在別人眼裡，你們是可憐的盲眼按摩師夫婦。事實上一個是靠賭博混日子
尼古拉·德古華，一個是女賊瑪利·古奴孃。」
這人的話讓安娜臉色大變，但她畢竟是大膽女賊，很快便恢復常態，緩緩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哼，你知道得那麼清楚，真不愧是亞森·羅蘋。」她忿忿點燃一根雪茄。

那是幾年前的事了。有個「妖女」之稱的女賊，名叫瑪利，面貌姣好，自稱是伯爵夫人，活躍於巴黎上流社會。不過凡是她參加的舞會，總有人遺失貴重物品，譬如價值上萬的寶石項鍊、戒指、手鐲等。其中一位子爵夫人，因為遺失一條傳家之寶的鑽石項鍊，愧疚得自殺了。另一位風姿綽約的大家閨秀也因為一只母親留給她的寶石戒指被竊而發瘋。偷走這些貴重物品的竊賊，始終沒被查出。

同一時期，巴黎社交界出現一個捧角選手般結實的男子，大家都稱他德古華子爵。他是梭哈好手，每戰必勝。每場梭哈的輸贏很大，一場下來總是五萬、十萬法郎。後來被人識破他是個詐賭騙子，差點被關進監獄，只因逃得快，躲過一劫。

德古華子爵逃走後，伯爵夫人瑪利也不在巴黎社交界露面了。經過種種連結，



大家才知道原來他們是夫妻，女的是可怕的妖婦，男的則是有名的騙子尼古拉。他們避開警方追緝，逃到美國。

當時曾有這樣的謠傳：

兩名通緝犯其實並沒有逃到美國。男的化裝成盲眼按摩師，和他太太在靜僻的小街上過著簡單的生活。到跑馬場小賭是他們唯一的娛樂。

警察當然不會知道這對夫婦正是他們遍尋不著的通緝犯，然而眼尖的羅蘋早已看出來，一直盯住不放。不用說，跑馬場那個冒充的警官就是羅蘋。可是他為什麼要把到手的五萬法郎當作慰問金再還給他們呢？這就令人想不通了。但話又說回來，羅蘋這回自動送上門，顯然還錢一事是另有計謀。而尼古拉夫婦想必也料到羅蘋的計謀，因此羅蘋一進房裡，就立刻給制服。

尼古拉夫婦跟羅蘋之間有什麼特殊的交手？他們各懷鬼胎，雙方都想打垮對方。但依目前的情形看起來，羅蘋被捆得緊緊的，哪裡有占上風的可能？

👑 電話告密

尼古拉從衣櫥後面的密室走了進來，滿面笑容，十分得意，墨鏡早已不在他的臉上了。

「羅蘋，你到底落到我手裡了。」

「尼古拉，我輸了。」

「果然不愧是羅蘋，在死神面前還這麼瀟灑。」

「不過，我要問清楚，你為什麼這樣對付我？」

「為了錢啊！我們的行動、目的都離不開錢。為了錢，我們什麼都幹得出來，這是我的主意。」

「為了錢？這就令我瞧不起了。」羅蘋嗤笑了幾聲。

「你儘管耍嘴皮吧！我只要有錢就行了。我要你給我一百萬法郎。」

「如果我不答應呢？」

「這個……」尼古拉用手槍抵住羅蘋的太陽穴。



「別開玩笑，這太危險了。何況，我身上哪有一百萬法郎？」

「支票簿總帶在身上吧，拿出來簽字。」

「這下可真碰上麻煩了。在手槍的威嚇下，我羅蘋哪能在支票上簽字呢？」羅蘋嬉笑的說。

「囉嗦什麼？你是簽不簽？」

「就算我答應了，雙手被捆得緊緊的，也沒辦法簽啊。」

「嗯，說得也是。」

尼古拉幫羅蘋鬆開手上的繩子。羅蘋從身上摸出一本支票簿，瑪利很快的遞了一枝筆給他。

「一百萬法郎就夠了嗎？要不要再加一點？」羅蘋笑著問。

尼古拉謹慎的用手槍抵在羅蘋的太陽穴上，目不轉睛盯著羅蘋的手。他很清楚羅蘋的本事，儘管還綁著一隻手，也不敢大意。

「何必那麼擔心呢？尼古拉。」羅蘋露牙笑。「只要一百萬法郎？想不到你胃口這麼小。」

簽好字，羅蘋不在乎的把支票遞了過去，尼古拉立刻再捆住羅蘋的手，一邊跟瑪利說：「我拿支票到銀行兌現。說不定這傢伙使了詭計，在支票上做了什麼暗號，讓銀行的人看出問題。現在十點整，如果十二點我還沒回來，應該就是出事了。到時你就打爛這傢伙的腦袋，然後逃到老地方。我會想辦法脫身和你會合。」

他把手槍交給瑪利後便匆匆離開。瑪利用槍指著羅蘋，小心戒備。羅蘋閉起眼睛橫躺在地板上，不一會兒便發出微微鼾聲。這究竟是技高人膽大呢？還是在打什麼鬼主意？瑪利無從揣測，只能眼睛眨也不眨的盯著看。

一小時、兩小時過去了，時鐘敲了十二下。瑪利開始坐立難安。她相信丈夫被抓了，隨即拿手槍對準羅蘋的太陽穴。正要扣動扳機時，尼古拉衝了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說：「別開槍，一百萬法郎拿到手了，我們趕緊逃吧！計程車在樓下等，快收拾東西，把錢放進旅行袋，賈百里也一起帶走。」

尼古拉把一百萬法郎交給瑪利，然後踢了羅蘋一腳說：「起來吧，你這幸運的傢伙，只差一秒鐘子彈就射進你的腦袋裡。這樣也好，省得讓人聽到槍聲。錢都收到了，照理我應該放你走。但如果我現在就解去你身上的鋼絲，只會惹來麻煩，我



可沒那麼傻。所以啊，你再忍耐二十分鐘吧！我已經安排好，等我們一走，就會有人來處理。」

尼古拉從密室走出來，開始打電話。

「喂，是警察廳嗎？……葛尼瑪刑警在不在？請他快來聽電話……你是葛尼瑪嗎？我是按摩師尼古拉，請馬上到我家。大門開著，你走到裡面的套房，推開衣櫃裡的祕密小門，就可以看到有個人被綁，躺在地上。告訴你，那個人就是亞森·羅蘋！」

羅蘋聽到掛電話的聲音，緊接著傳來三個人下樓的腳步聲，最後計程車發動引擎，開走了。

「嘿，這傢伙居然報警。」

羅蘋身子扭動幾下，無奈鋼絲纏得緊，怎麼也站不起來。

意外的救星

「要是真被葛尼瑪逮住，我還有活路嗎？那傢伙像獵犬般老盯著我。還有，我

花了那麼多心血，總算有了金字塔鑰匙的線索，怎麼能前功盡棄呢？不行，一定得想個辦法逃脫。」

羅蘋拚命掙扎，可是愈掙扎束縛愈緊，鋼絲要陷進肉裡。

「二十分鐘後，葛尼瑪就到了……」

算了算警察廳到這裡的距離，羅蘋不由得著急起來。他咬緊牙在地板上打滾，但這樣做只是白費力氣，並無效果。

「咯篤！」

什麼聲音？羅蘋豎起耳朵，接著聽見開門聲，心想，一定是葛尼瑪來了。到此，羅蘋已經絕望了，他索性閉起眼睛，靜靜躺著。他不願被葛尼瑪看到自己掙扎的醜態。

一會兒，衣櫃的密門開了，有人輕手輕腳走過來，費力的幫他解開反綁在背後的雙手。

「葛尼瑪，你來得這麼快，勞駕了。」

羅蘋笑著說。他暗自嘀咕，這傢伙老跟我作對，把我當作他的敵人，每一次我



都差一點被他抓住。最驚險的一次是在他親自押送下，我從馬車逃了出來。他這麼緊迫盯人對付我，恐怕不是沒有理由，或許我們前世結了冤仇吧。

說起來，這傢伙並不壞，做事認真，人也正直，遵法律為聖經，是個天生刑警。我讓這樣的人逮到，突顯他的才幹，也算是好事。

天不怕、地不怕的羅蘋，想到這裡不禁莞爾。

這時，他腳上的鐵鍊已經解開來了。

「哦，謝謝你，葛尼瑪，我的手腳又可以伸展了。算了，我就自認倒楣吧。」

他從地上爬起來，看到來者，不由得愣住。這人並不是刑警葛尼瑪，而是一名女子。她身穿黑衣服，臉也用黑紗蒙住。從身材看去，像個十八、九歲的少女。

「啊，妳是誰？」羅蘋問。

「沒時間說話，你快走吧！」這聲音很清脆，不過有點顫抖。

「妳是誰？」羅蘋再問。

「把這個喝下去，可以恢復元氣。」

女子遞給他一瓶牛奶。這時她臉上的紗罩被風掀開一角。羅蘋看出她是個漂亮

的少女，而且臉蛋很眼熟，像在什麼地方見過。

👑 少女的身世

羅蘋仔細端詳，忍不住問：「妳，妳是……」

他發覺少女長得很像賈百里。

「妳是那個年輕人的妹妹？」

「不。」少女搖搖頭，美麗的雙眼噙滿淚水。「我就是賈百里。」

「噢，所以你是男扮女裝？」

少女羞得滿面通紅，搖了搖頭。「我是女孩子，一直女扮男裝。」

「啊，是妳叔父他們讓妳變裝嗎？」

「他們不是我的叔父和嬸嬸。我是孤兒，八歲時，他們領養我，一直到現在。他們生過一個男孩，可是病死了，所以把我當男孩養，好安慰他們失落的心。」

「他們真會耍手段，用妳來掩護他們的真實身分。他們一個是出了名的女賊，一個是靠詐賭過活的騙子，這些妳都知道吧？」



「一點也……我只是覺得可疑，所以曾經想逃走，被他們發現後，對我監視更加嚴厲，讓我沒有機會。這間密室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真把我嚇壞了。所以我更決心脫離他們。今天他們緊盯著我，臨走還逼我跟他們到車站，因此我來不及改換男裝。」

「原來如此。那個男的可能摘下墨鏡，說不定還剷掉鬍子。」

「你說對了，他匆匆忙忙把鬍子刮乾淨，也沒有戴墨鏡。」

「他們身邊經常帶著一個姪兒，這次逃走，就讓妳回復女兒身，讓人看不出是尼古拉一家。那女人也換裝了吧？」

「沒錯。她把金髮染成黑色，換掉平時樸素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像貴婦，穿著質料高貴的藍色套裝，還戴了一串珍珠項鍊。」

「這樣一改裝，誰也看不出他們是清苦的盲眼按摩師一家人。你們叫了計程車，三個人一起到里昂火車站？」

「是的。」

「妳一個人回來？是專程來救我的嗎？」

「嗯，因為你是羅蘋。」

「妳說什麼？」

「我聽到他打電話給警察局的刑警葛尼瑪，所以我知道你是羅蘋。」

「為什麼妳要救羅蘋？」

「羅蘋是我的恩人，我必須救他。」說到這裡，少女雙眉緊鎖，顯得很難過。

「噢？我是妳的……」

「羅蘋先生，你還記得一個叫愛麗賽的五歲孤兒嗎？」

「愛麗賽？孤兒……？」羅蘋想不起來。

「十三年前，一個寒冷的冬夜，市倫森林裡的雪地上，有個全身凍僵，嘔嘔哭泣的女孩。你有印象嗎？」

「啊，妳就是那個女孩……」

「是的，就是我。」愛麗賽淌下眼淚。

「你抱我回去，將我托給畢克蒂娃老奶奶。」

「沒錯，有這回事。後來我到處找尋妳的父母，但一直沒找到。我不知道妳為

什麼被留在雪地裡，只從妳身上那本可愛的舊日記上得知妳叫愛麗賽。」

「那本日記我現在還留著，因為那是我的父母留給我唯一的紀念品。」
愛麗賽掏出一本紅色小日記，遞給羅蘋。

「嗯，就是這一本。」

羅蘋有點哀傷的翻開日記，每一頁上面都塗滿四、五歲孩子寫的A B C D字跡，和蠟筆畫的三角形、圓形、直線。

「這是妳小時候的筆跡。」

羅蘋親切的笑了笑。接著他翻開封面，看著封面的內頁。

「妳看，『愛麗賽』，這一定是妳媽媽寫的，多好的鋼筆字啊！從筆跡看來，妳媽媽一定是個溫柔又美麗的女人……」

說到這裡，羅蘋停下來，想了想。「也許這愛麗賽是妳媽媽的名字。」

「啊，是我媽媽的名字？」

「我另一個猜想，這本日記原本是妳媽媽的。妳看到了，覺得好玩，想要。媽媽疼妳，就送給妳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愛麗賽』就不是妳的名字，而是妳媽

媽的名字。」

「啊……是媽媽的名字……」愛麗賽反覆唸著這個名字。

「也不必這麼認真，這只是我的猜想。時間不多了，妳還是先說說，妳是怎麼長大的。」

羅蘋問話的同時，不時注視著時鐘，並認真聽著愛麗賽娓娓道來。

「畢克蒂娃老奶奶跟我提過你的事，我也聽過怪盜羅蘋的總總傳聞。不過，在我心中，羅蘋既不是怪盜，也不是壞人，而是一位慈祥和藹的好叔叔，是我的救命恩人。畢克蒂娃老奶奶還告訴我，羅蘋的偷盜是為了行俠仗義，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我也聽到不少關於羅蘋救助窮人的故事，我非常尊敬他，也懷念他。有一回，畢克蒂娃老奶奶因為受羅蘋案子連累，被警察抓走了。我也因此失去依靠，在街頭流浪，賣過花，也賣唱過。正當我受盡折磨活不下去時，尼古拉收留了我。他們待我很好，就算要我改扮男裝這件事有些不可思議，我也很樂意的答應了。」

我一直深信尼古拉夫婦是正直的人。他們在跑馬場被扒走一筆巨款，當時我好替他們難過。羅蘋送錢給他們，我非常高興，更深信羅蘋是好人，有機會我希望能



見他一面。當我在電話裡聽說密室裡的人就是羅蘋，不，就是先生您，真把我嚇壞了。所以我才趁著兩夫婦不注意時，逃離了他們。」

「謝謝妳，愛麗賽。」

羅蘋站起來，緊緊握住愛麗賽的手，原本慌張焦急的愛麗賽臉頰霎時泛紅。

👑 一張密圖

「哦，只剩八分鐘了。」

羅蘋看了看手錶，相信葛尼瑪的警車已經在巴黎街頭狂按喇叭，橫衝直撞往這裡飛馳而來。他從衣櫥鑽了出來，走向裡面的套房，搜索壁上的櫃子。尼古拉夫婦早把貴重物品帶走了，但羅蘋摸索一陣子後，突然興奮的說：「找到了……看，就是它！」

他拿出一個破舊的皮夾。這是尼古拉原本用來存放錢財，片刻不離身的黑色摩洛哥皮夾，上面的燙金字大多模糊不清，皮也磨破了好幾處。

羅蘋取出小刀，割開皮夾的背面，裡面是一張泛黃的小紙，那是古埃及的巴比倫紙，陳舊到只要稍微用力就會破裂。羅蘋小心翼翼的把它攤在桌上，拿出放大鏡來仔細看。

那張巴比倫紙上畫滿點和線的圖案與記號，有些部分因為墨水褪色，看不清楚。除了圖以外，還有一些阿拉伯古文。

羅蘋審視著，臉上露出興奮的神色。

「哈哈，終究讓我找到了！我假扮成警官，就是為了這張紙。區區五萬法郎，哪是我的目的？我給了他們一百萬法郎的支票，跟這張紙比起來，簡直少得可憐。這可是一張價值幾百億法郎的藏寶圖和阿拉伯古文。有了它，我就能找到價值連城的寶藏。先前我還擔心，尼古拉夫婦會不會發現它，現在看來，那兩個傢伙都是蠢蛋。尼古拉豈止裝瞎，根本是真瞎又不識貨的傻瓜。」

羅蘋摺好紙，放進皮夾裡，再慎重的裝進口袋。這時，公寓大門傳來煞車聲。

「葛尼瑪到了！」

他衝進剛才的套房，拉著愛麗賽的手，從衣櫥鑽進密室裡。

走廊響起一陣腳步聲，接著是開門聲。從聲音判斷，來者大約兩、三人。